

西部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何以发展壮大： 基于组织资本理论视角的贵州省六盘水市 猕猴桃产业分析

白子剑¹, 郑风田¹, 韩旭东², 杨慧莲³

(1.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2.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发展壮大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是防止规模性返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组织资本理论, 构建促进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以六盘水猕猴桃产业为例, 分析其壮大的路径与机制。研究表明: 脱贫地区在农业产业发展中, 普遍面临组织资本羸弱带来的“多重困境”, 难以依靠单一主体力量启动并持续发展, 必须依托多元组织资本嵌入以突破发展瓶颈。组织资本内含的权力属性嵌入有助于组织和支配地域分散的资源, 统一发展目标; 技术属性嵌入利用科层制实现技术逐级扩散与传导, 提供产业动能; 制度属性嵌入加强产业相关主体间协作与分工, 提高运营规范性。研究结论有助于推动资源匮乏地区多主体协同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 组织资本; 脱贫地区

中图分类号: F3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5)11-0137-11

How will distinctive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western poverty-alleviated areas develop and expand? An analysis of kiwi fruit industry in Liupanshui city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capital theory

BAI Zijian¹, ZHENG Fengtian¹, HAN Xudong², YANG Huilian³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advantageous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poverty-alleviated areas is an essential pathway to preventing large-scale return to poverty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industries. Using the

收稿日期: 2025-07-23 修回日期: 2025-1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21ZDA05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能人型村干部经营村庄的逻辑与非预期后果防范研究”(23CZZ0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乳制品行业‘公司+农户’最优合作边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71873139)。

作者简介: 白子剑(1996—), 男, 北京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产业发展, 农业经济组织。
通信作者: 杨慧莲。

kiwifruit industry in Liupanshui City as a case study, it analyzes the paths and mechanisms underlying industrial growth. The study finds that poverty-alleviated regions generally face “multiple dilemmas” arising from weak organizational capital, making it difficult to initiate and sustain development through a single actor. Embedding organizational capital is therefore crucial to breaking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The power attribute of organizational capital helps the organization to unify development goals and manage dispersed resources of the region; the technological attribute facilitates hierarchical diffus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es, providi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dustry; and the institutional attribute strengthens collabor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industrial participants, enhancing operational standardizat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tageous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resource-constrained region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capital; poverty-alleviated areas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特色农业产业是以特定地理环境和独特资源条件形成的满足特定人群需求的农业类型^[1],只有得到市场认可才能获得较高收益。因而何以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财政部在《2024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预算显示,2024 年中央财政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 770 亿元,重点向乡村振兴底子差的地区倾斜,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用于产业发展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占比提高到 60% 以上,旨在推动帮扶产业提档升级。如何有效利用产业支持资金以切实提升西部脱贫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为亟待关注并解决的问题。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中涉及“发展什么,如何发展,如何壮大”三个核心议题,这些核心议题背后是各类主体和生产要素如何被有效组织起来的问题。小农户作为传统农业生产主体,往往因受到教育程度不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局限,以及担心特色产业中的不确定性,而难以跳出传统生产模式桎梏,无法有效组织资源^[2]。作为资本化主体的企业,通常依托村集体或政府的要素整合以推动规模化生产^[3],降低其面对分散农户时的高昂交易成本。然而,这种模式虽容易导致企业获得补贴,但在扭曲市场的同时挤压农户家庭经营空间,造成集体化监督困难的平均主义,带来农民努力与报酬脱节,危及产业可持续性^[4],甚至造成耕地掠夺式经营^[5]。当前,地方政府作为“战略家”以“抓典型”方式塑造具有差异的地区特色农

业产业是常见手段^[6]。但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面临市场环境多元性和地域特殊性,单纯模仿典型容易导致“橘生淮北则为枳”,出现产业水土不服问题。实地调研了解到,一些地区“精品农业”开发,没有考虑农业产业间的强替代性,使得不同产业发展类型陷入恶性竞争之中^[7]。为防止政府“自上而下”精英捕获,内源式发展为乡村产业赋权与组织实践提供了可行行动方案^[8-9]。然而,内源动力高度依赖能够平衡政府目标与资本力量,以及具有利他精神的乡村精英带动,同时还要时刻警惕产业发展过程中利益联结机制的扭曲。而绝大多数村庄通常难以同时具备上述条件。

尽管已有研究对特色农业产业何以发展壮大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现有研究仍不足以突破特色农业产业组织过程中,农户、企业、政府、村社精英等主体在资源整合、技术发挥和制度保障方面的困境。尤其对于资金不足、生产经营与组织方式落后的西部脱贫地区^[10-11],何以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上述研究缺口,聚焦西部脱贫地区,运用组织资本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贵州省六盘水市猕猴桃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嵌入组织资本以破解发展难题,特别是在拥有丰富资源禀赋条件下,如何利用好产业发展衔接资金,实现各类主体在产业发展过程的有效组织,以平衡各主体利益、协调复杂关系,继而推动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本文的研究旨在揭示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的策略与路径,探究其关键阶段及内在规律,以期为全国其他后发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提供重要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组织资本理论来源于企业管理研究。认为员工能力、团队信息以及企业特有人力资本是企业的重要内容,资源有效匹配是企业提升生产率的关键,企业内对这类信息的积累及获取能力构成企业组织资本^[12-13]。刘海建等^[14]从管理学角度将组织资本定义为实现内外部资源整合,进而影响战略选择与绩效的一种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的制度安排。因而组织资本是企业特有的一类无形资产,反映企业内部要素供需匹配能力且决定公司收益^[15]。缺乏组织资本的经济体,各类实物生产要素、人力及社会资本处于分散或错配状态,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而缺乏生产力和创新力。要实现经济体有效运转并取得良好绩效,必须找到有效的组织方式达成组织目标,这是提升组织资本的核心^[16]。组织资本提升分为两个过程:一是组织将成员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转化为组织资产;二是企业将组织资产作为要素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以创造利润^[17-18]。组织资本根植于组织关系之中,不仅利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及信息影响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劳动生产率^[19],还通过持续学习,动态驱动企业生命周期进程^[20]。在不同发展阶段,组织资本投入及收益并不匹配,通常在企业初创时期投入积累特定生产知识和经验,在成熟阶段实现较高的回报^[20]。

基于上述分析,并借鉴刘海建等^[14]针对企业组织资本的研究,本文将组织资本分为权力、技术、制度3种属性。权力属性体现在组织的正式关系之中,是组织主体以发挥其组织能力,引领内部资源统筹与配置为目标,形成“强制力量”的根本属性^[14]。布迪厄结合“资本”的概念,将权力资本定义为个体或群体通过社会关系、地位、声誉、知识等非经济形式的资源积累的权力^[21]。可以看到,拥有权力的主体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通过经济、文化或社会等形式的资源积累而形成权力和影响能力,实现对社会中其他物质资源(例如人财物、信息等)的支配性动员。这样的动员能够对不同参与者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调节^[22],

因而权力属性的有效配置是使组织有效运营的根本要求。技术属性是指组织主体所发挥出对生产知识、管理技术等公共资源探索,并进行扩散、传播与利用的能力^[14]。无论新型技术采纳还是内部管理模式变革,创造有利于知识创造和传播的环境尤为重要^[23]。产业升级进程打破了知识创造、传播和利用承载于同一主体的状态,这对组织内部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度属性是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流程,以完善组织内部的管理模式和行为规范,使人财物等要素运转有章可循,继而提高运营效率的属性。不同于组织资本在企业中的研究,产业发展得益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松散的结构形成组织内部的恶性竞争阻碍组织效能提升。故产业发展中对组织内不同经济主体的制度构建将显著影响组织绩效。长期来看,制度惯例以组织记忆的方式沉淀下来,规范组织内部不同主体的行为。但同时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以及分工的完善,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运营方式发生改变,新的生产环节需要对制度进行再造,以保证新环境下不同主体之间有效协调。

(二)分析框架

大量研究表明,脱贫地区在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难以单纯依靠单一主体力量启动并持续发展。生产方式落后的农户难以依靠自身能力充分开发和利用所拥有的丰富自然与人文资源^[24];松散的市场主体在人才匮乏的条件下也无法实现经济效益提升。尽管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信息和物流媒介的引入增加了西部脱贫地区与外部市场的交易机会^[25-26],但市场竞争的劣势地位,造成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流失,反而进一步限制地区生产力提升。此外,经济主体之间无法形成有效运行的规章制度,品牌和质量意识薄弱,容易引发产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影响产业体系的健康发展。总之,西部地区缺乏权力力量实现分散资源的整合、缺少关键的技术突破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缺乏规范制度的建立实现有序发展,与现代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大、技术使用要求高、管理制度规范之间差距较大。

有效提升组织资本,利用和整合内外资源,创新各类主体之间以及同区域情境的互动关系以提高生产要素效率,是实现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27]。一类常见的做法是,地方政府作为组织资本的供给主体嵌入地区产业发展,突破农户在特色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并降低企业资本进入风险。地方政府发挥“有形之手”实现特色产业的科学选择以及生产要素的有效集聚,并将国有企业的组织架构嵌入特色优势产业之中,发挥产业“孵化”功能,降低产业政策传导的时滞和不确定性^[28],培育同产业特点相适宜的产业主体并与市场实现有效互动。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同外部知识创造主

体的连带关系能为脱贫地区带来技术创新,并通过嵌入政府管理结构,利用村集体、合作社等作为中介,对农民进行培训以推动新思想、新技术快速传播,引导经营主体实现自主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西部脱贫地区发展区域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理论分析框架(见图 1)。该框架阐释了推动西部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壮大何以需要从权力、技术、制度 3 个方面提升地区组织资本,有助于阐明脱贫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内在逻辑与关键机制。进一步地,运用贵州省六盘水猕猴桃产业发展纵向案例检验全文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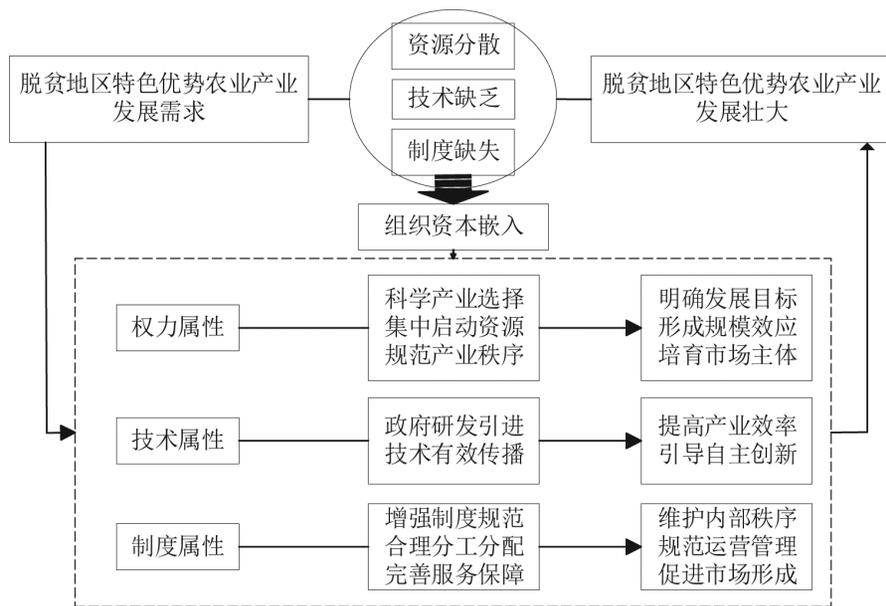


图 1 组织资本视角下西部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分析框架

二、案例概况:六盘水市猕猴桃产业发展阶段与成效

近年来,本文课题组围绕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开展了系列调研,在中西部地区开展大量关于“土特产”产业发展实地调查之后,发现位于贵州省西部乌蒙山区的六盘水市猕猴桃产业发展历程为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典型且鲜活的经验。本文数据资料来源主要包括直接和间接获取两种类型。直接数据收集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其中半结构式访谈资料获取经历了“非正式入场—正式入场—非正式入场”反复过程。2016—

2025 年,课题组曾多次赴贵州省六盘水市开展猕猴桃产业发展专题调研。通过对课题组搜集的覆盖“政府部门—多元经营主体—服务部门—村集体—普通农户”的全链条资料,分析发现六盘水市猕猴桃产业发展分为起步探索阶段、快速扩张阶段、优化调整阶段 3 个阶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 起步探索阶段(2000—2012 年)

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的六盘水市,落差大的立体气候形成的局部地区昼夜温差较大的特点,适于果品生长。2000 年,六盘水市水城县猴场乡政府借助民政局项目,从四川省引进 300 亩“红阳”猕猴桃种植,种植成功后鼓励周边农户扩大种

植规模。推动形成“乡镇政府+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2009年,水城县政府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方案,成立“水城县绿色产业发展中心”专门负责猕猴桃产业推广,并印发《水党发〔2010〕12号文件”,给予在规划区域内连片种植补助,吸引以煤炭为主的各类经营主体转型发展猕猴桃产业,并逐渐建立优势产区。

2. 快速扩张阶段(2013—2018年)

2013年脱贫攻坚战打响,猕猴桃产业作为扶贫产业受到重视。同年,六盘水市政府成立市农投公司并组建水城县宏兴公司,聚集分散资源和要素,实现土地入股、资金整合、劳动统筹,整合分散在农户、村集体、企业等主体的资源,形成“资源池”。政府部门积极同科研机构对接,实现技术引进与研发,并派遣技术人员对生产大户进行技能培训。结合政府和公司治理结构,组建技术服务团队和专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新技术的快速推广,着力打造“凉都弥你红”区域公共品牌,拓展销售渠道。同时,通过合理设置股份比例,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联结。猕猴桃产业实现迅猛发展,形成完整产业链,种植面积达20.08万亩。

3. 优化调整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以后,六盘水将产业链不同环节赋权至适宜的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选择权力,激发产业发展活力。该阶段以产量为主导的单一目标转化为“产量产值双提升”目标,明确短期内不再扩张产业规模,且成立猕猴桃专班,以标准化生产为主线,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管护、强化科技支撑,建设国家认定的现代产业园,同时重视“三品一标”产品认证。通过“反租倒包”将整理的土地返还民营企业 and 有意愿种植的农户,并以乡镇为单位组建猕猴桃协会负责技术指导等服务。同时,形成“黔恒猕猴桃”“弥二代”“凉都珍宝”等民营企业品牌,依托猕猴桃协会交易中心,创新销路。开展“打假整治,规范市场”行动,维护区域品牌的声誉和市场秩序。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六盘水市猕猴桃产量达4.82万吨,产业覆盖4.08万户,有14.86万人。全市已建成猕猴桃种质资源圃3个,引进猕猴桃新

品种50余个,新品种推广种植面积近万亩,物联网连接16000亩;建成气调保鲜库(冷库)13座,库容2.6万吨。增设多通道分选线2条,冷藏车5辆;建成年产5000吨果酒加工厂1座,年产13万吨果汁加工厂1座;建成猕猴桃交易市场、冷链电商物流中心和农产品物流园,新建品牌专营店12个。全市猕猴桃无公害认证全覆盖,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比例达97.78%。全市40多家企业接入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28家企业获ISO9001认证和出口水果果园注册登记。实施绿色防控10.03万亩、保险覆盖7.2万亩,同步建成占地面积50亩的“弥你红”生态食品工业园。“弥你红”红心猕猴桃鲜果产品先后成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指定果品,成为贵州省出口俄罗斯的“第一金果”,并出口到东南亚、加拿大、美国等市场。

三、案例讨论: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机理路径

特色农业产业具有初期投入高、管理难度大、风险大的特点,导致主体规模小、议价能力弱、组织管理无序的小农无法聚集启动资源,提升市场地位^[26]。如何破解组织资本羸弱的困境,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29]?依据理论分析框架,下面从权力、技术、制度角度分析六盘水市提升组织资本发展猕猴桃产业过程。

(一)权力属性:政府赋权引领产业发展和成熟

1. 科学产业选择,明确发展目标

21世纪伊始,六盘水市政府由水城县民政局出资,省农科院提供支持,陆续引进多种特色产业试种,包括野生菌、红心柚、核桃、刺梨等,部分产业由于农业技术成本高或生长环境不适而逐步退出市场。经过市场的初步检验,猕猴桃适应性强、市场好,2009年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并经选拔推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上海世博会指定水果,引起水城县政府高度重视。从2010年起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专抓猕猴桃生产,印发《水党发〔2010〕12号文件》,对连片种植补助15000元/每公顷的补助资金,吸引大量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2012 年,猕猴桃种植面积增长至 1.76 万亩。

这一阶段,六盘水市通过“政府引进+适当补贴”的方式引导市场自选择,甄别适宜发展的特色产业。然而单一化的职能并未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基础设施不完善、较高的初期投资额度以及面临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得规模小、经济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资金缺口大且融资能力弱的农户和小型农业企业无法自主形成规模。同时,因对品牌建设、溯源机制以及物流体系的要求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遭遇瓶颈。

2. 集中启动资源,形成规模效应

为突破上述瓶颈,政府开始将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能力形成的权力资本深度嵌入猕猴桃产业发展之中,按照“政府统一领导、政策全面扶持、部门精心指导、县乡全力实施”的工作机制,快速聚集各类生产要素。2013 年,水城县政府注资成立宏兴公司,通过村社动员,将组织能力不足村庄的土地、劳动以及资金等分散要素统一整合。土地方面,国有企业对接乡镇,通过帮扶干部与农户签订,同企业、合作社的三方土地入股合同以 500 元为基准,5 年为一阶段,每阶段增加 300 元,将分散的土地资源统筹流转至宏兴公司,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土地流转交易成本。劳动力方面,国有企业吸引基地周围及流转土地之后的农户务工,根据劳动强度以及工作内容设置每天 70~120 元不等的劳动报酬。资金方面包括将扶贫项目的政府资金量化至村集体合作社,按 8% 分红交付扶贫办返回购买公共服务,同时村集体协调农户的扶贫项目贷款,国有企业积极申请商业银行贷款。在政府权力资本的驱使下,猕猴桃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劳动以及资金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快速统筹,实现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2014 年,六盘水市利用脱贫攻坚契机,发布《六盘水市农业特色产业“3155 工程”实施方案》并提供必要资源支持,实施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目标。将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到村、组及具体责任人,签订管护责任书,纳入年终目标考核。猕猴桃种植面积从 2014 年开始实现井喷式增长,年增长率达 270%。

尽管在脱贫攻坚时期政府“做大做强”目标激

励推动了资源快速集聚,但产业规模扩张缺乏对自然条件系统的适宜性调试,统一的生产标准同农业地域性、周期性特点冲突,不利于果品品质提升。特别地,这一时期土地流转后在基地打工的劳动力生产模式,在部分不适宜地区出现委托代理和监督不足问题,危害微观主体决策创新性。同时,对生产端的过度投入与销售宣传渠道滞后导致产品积压、规模风险激增,危害产业健康发展。

3. 规范产业秩序,培育市场主体

面对高速发展阶段暴露出的问题,六盘水市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灵活调整和自下而上的产业“放权”经营主体,实现权力活化,激发产业内生动力。

第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政策自上而下灵活调整。自 2018 年起,六盘水市综合猕猴桃发展情况,认为产业发展仅 20 年已达 20 万亩,发展速度过快,后续重点应放在“稳面积,提质量”,遂调整产业面积规划目标,短期内不再进行大规模扩张。2020 年,发布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吨产业园”建设(2021—2024)行动方案,以“产量产值双提升”为目标,使产业规模逐步稳定在 20.08 万亩,且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完善基础设施,增强产业管护,达到提质增效目的。

第二,自下而上的微观市场活权。组织资本的重要内容是主体职能同主体特征的匹配,而最适宜农业生产的主体在于农民。在优化调整阶段,六盘水市通过自下而上“放权”将生产端留给农民,以实现“活权”的目的。2021 年,水城区发布《六盘水市水城区猕猴桃产业“返租倒包”“国退民进”工作情况报告》,逐步开展猕猴桃产业“返租倒包”“国退民进”工作:对经营效果好、从业人员相对技能熟练度较高的企业基地,采取网格化劳务倒包。具体方式为企业将已建成的果园,按原流转(入股)地块或划片倒包给意向企业或个人进行投入及生产经营,公司继续支付土地流转金或固定入股分红,并提供生产物资,负责保底收购以及加工和市场扩展等职能,组建猕猴桃协会提供技术指导。

(二) 技术属性: 技术赋能提升产业综合效益

如何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将技术引进区域发展之中, 并迅速实现技术扩散, 引导经营主体进行创新, 实现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的有效组合, 推动特色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和特色化发展, 满足市场的多元化和高端化需求, 是技术赋能的关键所在。

六盘水市猕猴桃产业的技术突破, 遵循了“内部技术试验—外部技术引进—综合技术提升”的阶梯式提升路径。政府利用对微观主体探索中的信息, 结合外部技术资源, 实现技术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转变, 质量保障与加工销售能力不断提升。

1. 政府研发引进, 提高产业效率

在初步建设阶段, 六盘水市猕猴桃产业技术主要以县级农业发展中心和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带动经营主体自我探索为主。政府对环境适应性测定后, 初步选定部分产业, 并通过补贴让市场初步决定最适宜的特色优势产业。政府在充分掌握生产技术困境基础上, 利用其优势地位, 主动与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等知识创造主体建立合作关系, 获取外部科技创新资源。2013年, 由财政局出资, 六盘水市政府同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猕猴桃学科组签订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 依托市级国有企业提供的1000余亩研发试验田, 设立研发部门, 建成3个产学研基地、1个新品种对比试验示范基地, 猕猴桃技术试验站以及国家果蔬检测重点实验室, 2个农业园区物联网示范试点项目, 开展修枝剪形、新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控等技术试验。每年技术人员与生产大户赴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进行技术培训, 提升业务能力。2018年, 六盘水市农业农村局和农科院联合发布六盘水市生产技术体系, 包括病虫害防治、果品质量、机械化采收等10项技术标准, 推动猕猴桃产业规范化种植。政府的技术赋能同时体现在管理方式和产业链延伸中。如统一打造“弥你红”品牌, 认证猕猴桃基地32个, 认证和出口水果果园注册登记24家, 建成50亩“弥你红”生态食品深加工中心, 负责保底收购和加工销售, 并获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聘请百胜集团公司等专业销售团队举办“猕猴桃丰收节”等活动提升影响力。引导农户和直播销售团队在乡镇猕猴桃交易市场, 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直播销售, 实现自营自销。由此农业区域品牌为农户提供了声誉保障和市场机会, 而农户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通过猕猴桃采摘体验等形式增强消费者的实地感受, 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 助力提升消费者黏性。

2. 技术有效传播, 引导自主创新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 研发新品种、新技术以及更高效生产要素组合有效传播和扩散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政府通过将科层制的管理体系嵌入企业管理模式, 形成经济体内部的强连带社会关系, 实现技术快速传播, 破解西部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技术研发难与传播扩散慢的双重困境。

六盘水市农投公司联合市农科院, 成立猕猴桃工作专班, 由市农科院果树所共5人主要参与, 农业农村局植保站、土肥站、农推站等相关部门各出1~2个人组成。专班现有8人, 最多时达28人。专班根据不同地区各产业成长的阶段不同, 为县级国有企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提供实地技术指导。县级国有企业技术人员由县农业农村局及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骨干构成, 学习相应技术后, 派遣至各猕猴桃主产乡镇, 采取分片包干的模式安排。每个乡镇根据产量不同安排1~2名技术骨干, 对农户实现技术指导并统一监控果品质量, 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在猕猴桃生产关键期, 如授粉、套袋、采收环节, 市级猕猴桃工作专班协助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实地指导。同时建立高效的反馈机制, 分片包干技术人员同农户及企业建立微信工作群, 随时反馈生产问题, 技术人员与专班通过微信群、电话等方式快速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模式不仅加快了对问题的处理速度, 还有助于及时总结基层实践经验, 实现快速反馈与传播。

(三) 制度属性: 制度立本激发市场活力

制度的作用首先是增强制度规范, 维护内部秩序。通过实现股权配置, 增强制度规范, 完善竞争机制, 强化产品质量意识。

1. 增强制度规范, 维护内部秩序

在起步阶段, 政府利用政策引导与奖励的方式

带动产业发展,使得缺失规章制度的产业内部经济主体陷入恶性竞争之中,造成了市场利润下降。2014年,六盘水市开始建立产业发展秩序,对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润进行调控和分配。县级宏兴公司在土地流转与统筹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按照村级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的三方合同规定给予农户土地入股金。项目产生收益后,以“1144”分配方式分配,即村集体经济分配10%、贫困户10%(全面退出后分配给村集体)、土地流转金40%、留存收益40%,建立的股权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确保三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土地入股流转后,由公司直接负责经营土地,并对农户进行培训与雇工,既解决生产端的问题,也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这些措施有效防止主体间内部的恶性竞争,激励经营主体高质量生产,为品牌建造奠定基础。

2. 合理分工分配,规范运营管理

尽管统一的运营框架缓解了内部的恶性竞争,但是缺乏灵活调整制约产业提质增效,造成资金压力。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为实现新兴产业培育、规模扩张提供基础,然而人员监督效果差、集体化激励不足的委托代理问题阻碍生产效率提升。公司依靠农民土地以及融资平台搭建,而部分乡镇、企业对产业预期回报率期望过高,制定了股份量化分红的高标准,规模规划过大、宣传不力造成产品滞销等问题,使得企业经营风险激增,侵害农民利益并造成财政压力。

实现国有企业内部治理逐步向市场规则转变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制度目标所在,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制度,依据产业链环节的特点赋予不同的主体经营是关键。第一,逐步引导民营企业及农户有序承接生产端。组织资本强调企业生产中信息与信息主体的匹配。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农资采购及储藏加工等环节信息复杂性较低,可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根据“国退民进”的要求,通过股权购买以及“反租倒包”形式,引进民营企业承包或种植户经营管理,并设立利润分成比例实现共同发展,形成“公司+农户”以及“公司+

合作社+农户”等不同合作形式。国有企业逐步由控制产业生产转向提供纵向一体化产业服务,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购买农资产品,提供储藏、加工和兜底销售等服务,并提供技术研发与指导^[30]。第二,明确产业体系分工。2020年,弥你红公司由政府控股改制为混合制企业,农投公司和宏兴公司占股80%,农户及民营企业占股20%,对猕猴桃根据果品分级提供保底收购服务,并进行储藏、加工、运输和销售等环节服务支持。在产业园区以及“弥你红”深加工中心,吸引进城农民工参与产业链后端工作,根据不同工种,提供五险一金以及3000~5000元/月的劳动报酬。第三,民营企业及农户根据自身产品特点,形成“红心”猕猴桃公共区域品牌下的自有品牌。入股“弥你红”的民营企业及农户对旗下品牌进行销售,未入股主体在“红心”猕猴桃基础上形成自有品牌,并充分利用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节等活动,提升农文旅融合效益。政府每年开展“果王评比”活动,对获奖品牌授予奖章,在包装盒中宣传,以激活市场自主性,提升猕猴桃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3. 完善服务保障,促进市场形成

为服务产业良好发展,六盘水市逐步完善猕猴桃品牌管理以及保障机制,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是设立产业标准和抽检制度,开展市场打假实现品牌与质量双保障。引入选果设备,测定营养成分,严格执行企业果品质量生产标准,建立猕猴桃等级分选标准,并利用专班机制提供相关培训课程。例如,市农业科学院组织开展打假工作,通过走访市场,撤销冒用品牌商贩销售权。二是提供物流补贴服务产业。市政府通过和市邮储集团联合,统一制作包装盒,并给予农户补贴5~8元/件,2025年共实现邮政销售200万件(合计1万吨,价值2.8亿元,同比增长3.48%)。三是完善保险机制构建稳定市场。在引进生产技术缓解自然风险的基础上,六盘水市通过给予企业和种植户投保进行补贴,通过人保财险和太平洋保险,按照省级和市级分别配套30%和40%、农户自己承担30%的比例进行风险保障。一亩地平均保费150元,农户仅投入45元,根据赔付标准,最多可

赔付2 000元。同时农户也可自行选择商业保险(300元/亩,政府不予补贴,赔付可达6 000元)。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组织资本的三重属性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和特征,相互推动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必要资源,为经济体内部不同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和区域情景的互动提供动能。根据产业发展周期^[31]分析这一互动过程的理论与实践机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初步建设阶段:适当权力属性和技术属性,弱制度属性

在初步建设阶段,权力属性通过引导微观主体进行新兴产业的开发,因地制宜确定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但是过强的权力属性会导致大规模扩张,如果产业“水土不服”会造成巨大的成本。因而针对单一产业的权力属性具有极大风险。适当的权力属性为区域产业选择提供支撑,在政府同市场的互动过程中,逐步确立产业发展目标。

在此阶段,企业及农户等经济主体因风险规避而对新技术接受程度低,制约其传播和利用。这一阶段,由于具体目标的不明确,知识创造和传播两个方面均较弱,种植技术企业和农户以自有技术为主。该阶段政府通过对发展环境测定,为企业及农户提供产业发展方向,并在其中解决常见问题,配合权力属性发现最优产业,才能为技术属性发挥作用奠定基础。

同时该阶段,政府引进并提供服务的方式有助于激励微观主体,缺乏制度规范,会限制产业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当更多分散主体参与缺乏相应制度的产业中,相互恶性竞争会导致市场议价能力弱,难以实现预期利润;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规模逐步扩张催生出生产、分级、收购运输、加工、包装、质检等环节的初期投入较高,如果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困难,则粗放式经营难以实现产业链有效整合以提高产品价值。

在初步建设阶段,产业的有效选择是核心,适当的权力属性保证政府与市场的有效互动。然而,主体的分散性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有效聚集和

技术与制度属性的增强,产业发展进入瓶颈期。

2. 高速发展阶段:强权力属性、强技术属性与强制度属性

在产业高速发展阶段,政府通过赋权迅速增强特色产业的权力属性,成为产业快速扩张的引擎。具体而言,利用政策资金带来的经济实力以及政治权力,通过成立国有企业同分散的农户进行谈判,促使分散的资源要素快速实现统筹,形成“资源池”。在此基础上,嵌入政府产业政策目标,实现区域内的目标统一化,发挥因势利导作用,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规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32],促进统一目标框架下的内部市场专业化分工与合理分配,规范经济主体行为。

在政府赋权实现重组后,技术属性借助政府的权力架构得以增强。通过政府同外部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将外部农业技术引入产业发展。同时,将科层制管理结构嵌入到地方产业发展之中,以村集体、合作社等作为中介对农民进行新技术培训达到快速传播目的,并借助农民之间非正式关系的学习效应,实现新型技术快速交流与推广,提高生产效率。

为实现技术属性作用的有效发挥,需通过制定有效的制度规范促进效率提升。政府统筹使制度建立在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大型经济主体之上,市场交易成本内化为企业管理成本,并通过部门化的管理运营体系完善分工与激励机制,防止分散经济主体内部恶性竞争,进而实现产业有序发展。同时,引导农户参与到农产品加工、包装物流等产业链环节之中,构建产业内部的“共同体”,并通过资金及土地入股合作和分红模式,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统一购买农业保险,保障农民利益。

在高速发展阶段,有效统筹资源,培育经营主体是关键。政府发挥其组织资本的权力属性,形成“自上而下”的力量,统一经济体的发展目标,形成启动资源,增强各经济主体的协调性。通过政府赋权,从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两个方面提升组织资本的技术属性^[38],将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植入产业体系中。构建统一的显性正式制度引导各经

济主体运营规范,增强内部协调性,避免无序竞争。

3. 优化调整阶段:弱权力属性、适当技术属性与制度属性

当产业趋于成熟,权力属性需由“强”转“弱”。政府赋权为产业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基础,然而过强的内部集权化引发政策对市场的替代,造成资源配置扭曲^[16,33]:一是政策制定中官员为晋升等个体利益以不计成本的方式进行开发,“设租”和“创租”获取财富;二是强制的土地综合管理容易扭曲农民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侵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赋权的目的是为地区产业培育提供启动资源和竞争力,激发适宜特色产业发展主体市场的灵活性,即保证战略的前瞻性、维持战术的灵活性、达成政策的有效性。具体而言,政府在实现资源统筹、目标嵌入以及市场打通的同时,根据市场环境调整目标,通过“自下而上”的机制对发展成熟的民营经济主体“放权”经营,达到“活权”效果。

在此阶段,技术属性趋于“灵活”与“适度”。在产业“壮大”的目标下,强制性的技术推广会积累规模风险,因而灵活的技术属性尤为关键。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农民形成独有的生产惯例适应特有的环境条件,因而以农民为主体的生产活动完美的契合农业生产的特点^[34-35]。在家庭农场等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完善,实现“活权”结构的基础上,技术扩散方式由强制性的技术嵌入转向宏观技术指导下农民的自我选择与创新。

另外,制度属性从“控制”转向“服务”。虽然要求统一生产的制度能减少内部竞争并实现产业培育,但促进高效发展需要构建灵活的制度规范。企业的最优规模由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国有企业随着规模扩张,统一的标准同农业的地域适应性特点不断冲突,制度灵活性降低,内部管理成本逐步增高。为实现产业的高效发展,制度属性从以大型公司为基础上的统一制度的控制功能,转变为服务成熟微观经济主体的服务功能;从垄断经济主体的内部管理制度,转变为经济体内部以

品质等差异化竞争的服务制度。根据主体的意愿进行有效分工,以发展自主经营的经营主体为导向,实现对家庭农场等职业农民的培育,逐步增强质量和品牌意识,激发微观主体的自觉性,实现有序市场化竞争,以达到产业的高效率发展。

在优化调整阶段,随着科学分工体系下经营主体的不断成熟,政府、企业以及农户在市场中的责任发生转变。政府通过激励微观主体积极性,将产业链各环节同最适配经营主体有机结合,即建立合理的分工制度。引导农民自主采纳农业技术、自我完善品牌创建,同时完善市场的运营,包括提供技术服务以及品牌保护等,实现产业的壮大。综上所述,在贵州省六盘水市猕猴桃产业发展过程中,权力资本是基础,技术资本是动力,制度资本是关键。

(二) 启示

第一,脱贫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并非面临资源匮乏困境,而是缺乏有效组织丰富资源、发展适宜优势产业的能力。第二,西部脱贫地区农户具备农场经营的能力,但有限的市场认知和风险承担能力使其无法获取市场发展的有效技术;外部组织的无序和品牌意识的薄弱导致分散经营主体陷入恶性竞争。多方面组织资本的羸弱导致农户很难充分发挥其优势。第三,政府在支持西部脱贫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积极探索适合的特色产业,并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聚集、技术的引进和相应制度的建立,生产端应重视培育以家庭为主体的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等;销售端需有效打造区域优势品牌,分类施策引导农户建立私人品牌自营或参与统一收购体系,吸引有意愿进城的农户进入加工环节等岗位,实现产业链不同环节的要素重组,并配套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朱启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89-95.
- [2]曾宪聚,曾凯,曾梓萱,等.如何构建新型农业组织命运共同体:演进机制与知识基础:天虹丝绸纵向案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4,27(3):82-93.

- [3]陈美球,廖彩荣,朱美英,等.如何构筑龙头企业与小农户命运共同体?:基于江西乐安“绿能”模式的实践分析[J].中国软科学,2020(5):32-40.
- [4]刘守英.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三权分置[J].经济研究,2022,57(2):18-26.
- [5] BANERJEE A V, GHATAK M. Eviction threa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74(2):469-488.
- [6]符平.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8,33(1):169-193.
- [7]朱启臻.后院:发展什么样的农业[M].:中原农民出版社,2021:83-87.
- [8]岳晓文旭,王晓飞,韩旭东,等.赋权实践如何促进乡村新内源发展:基于赋权理论的多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2(5):36-54.
- [9]杨慧莲,周立,张强强,等.“三产融合”带动乡村发展的路径探索:基于G省两村项目式与参与式发展对照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2):151-163.
- [10]孔祥智,关付新.特色农业:西部农业的优势选择和发展对策[J].农业技术经济,2003(3):34-39.
- [11]平新乔,赵维.少数民族地区吸引外资:历史、现状和落后原因[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3):1-13.
- [12] PRESCOTT E C, VISSCHER M. Organization capita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88(3):446-461.
- [13] GOODERHAM P N, NORDHAUG O, RINGDAL K. Institutional and rational determinants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European Firm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9,44(3):507-531.
- [14]刘海建,陈传明.企业组织资本、战略前瞻性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5):83-93.
- [15] EISFELDT A L, PAPANIKOLAOU D. Organization capital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expected returns[J]. Journal of finance,2013,68(4):1365-1406.
- [16]金碚.论经济的组织资本与组织政策: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20(4):23-41.
- [17]赵顺龙,陈同扬.企业组织资本略论[J].学海,2003(3):81-84.
- [18]邸强,唐元虎,张超.组织资本形成机制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7):122-125.
- [19]张钢.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组织创新[J].科学学研究,2000(1):67-74.
- [20] ATKESON A, KEHOE P J. Modeling and measuring organization capita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113(5):1026-1053.
- [21]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人文与社会译丛)[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75-195.
- [22]赵顺龙.企业组织资本形成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03.
- [23]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71-87.
- [24]平新乔,赵维.少数民族地区吸引外资:历史、现状和落后原因[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3):1-13.
- [25]成鸿庚,李健,李筱涵.合作社何以转型为社会企业?:基于权变组织创新视角的纵向单案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5,28(5):51-63.
- [26]熊雪,聂凤英,朱海波.西部脱贫地区小农户如何有效对接农产品电商市场:基于有限能力视角的重庆市秀山县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3(4):68-89.
- [27]邓志宏,韦素琼,陈进栋.路径创造视角下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演化机理:以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8):2009-2026.
- [28]刘蓝予,周黎安.县域特色产业崛起中的“官场+市场”互动:以洛川苹果产业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20,17(2):116-127.
- [29] WADE R.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256-297.
- [30]黄宗智.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J].开放时代,2015(5):18-35.
- [31]李超,李伟,张力千.国外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述评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2):155-160.
- [32]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5-15.
- [33]皮建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考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2):33-38.
- [34]高瑞琴,朱启臻.何以为根: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振兴路径:基于《把根留住》一书的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3):103-110.
- [35]白子剑,朱启臻.未来农业承载主体与可持续发展之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3):85-93.

(本文责编:默黎)